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慢來！慢來！我老頭子做事一向主張穩重。尤其是對於你們年輕人，更要講究言出必踐，所以我祇能答應你的條件，卻不敢擔保必能履行，因為我們首先要安然完成任務，才可以談到以後的事！」

黃鶯點點頭道：

「這是當然了，假如你們無法通過爺爺那一關，你們是死路一條，我也活不成了。我的條件也自然作罷，所以我們的生死已繫在一塊兒了……」

金蒲孤一驚道：「令祖對你也曾下毒手嗎？」

黃鶯笑道：

「不錯！我背叛爺爺已成定局，我的父母就是爲了想離開爺爺而被他處死的！」

金蒲孤表示不信。

黃鶯毫不在乎地道：

「我那時年紀還小，不知道詳細情形，這都是爺爺自己告訴我的，他以這樣可以嚇住我了，我才不怕呢？活著既然不快樂，死了也不見得更難過……」

金蒲孤默然不語，南海漁人輕歎道：

「崇明散人是個很不通情理的老怪物，他很可能做出這種事的……」

黃鶯立刻道：

「所以我覺得離開爺爺是對的，長久下去，我真怕自己也變成他一樣的怪，喂！你

到底怎麼說？」說著推金蒲孤一下。

金蒲孤輕歎道：

「事已如此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大家祇好硬著頭皮闖一下了，不過萬一闖不過，我們對你可太抱歉了！」

黃鶯笑著道：「沒什麼？爺爺的心理很難推測，他這些年來一直在設法改造我，使我變得跟他一樣，假如他在臨死前還沒有成功，我相信他會先把我殺了而後自己再死的，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！」

金蒲孤默然片刻才道：「我們可以走了！」

黃鶯點點頭，走到一片晶壁前面，用手在上面推了幾下，晶壁朝上翻起，又露出一條通路！三個人魚貫前行，走出十幾丈後，地勢突又轉高，有階梯通向上面，黃鶯輕聲道：

「走上去就是正殿了，我出來的時候，爺爺正陪著那個姓白的女子在下棋，現在可能還沒有完，你們要小心了！」

二人的心情也跟著緊張起來，黃鶯卻一直向上走了，金蒲孤搶在第二個跟著上去，曲折行出數十丈，但見四週俱是透明晶壁，隔牆可以看到一些居室，陳設著珊瑚瑪瑙等各種寶石，翠碧交輝，燦然耀目。

可是他無心多作瀏覽，匆匆迫在黃鶯身後走著，一直來到一所大廳外面，黃鶯用手指了一指。

隔著晶壁看過去，但見到劉月英與劉星

英倚枰觀局，另外還有兩個女子的背影看來像是白素容與竺絳姿。

棋枰的兩頭一邊望著一個老年隱士打扮的書生，另一邊卻是一個陌不相識的女子，約莫三十多歲！

最令他驚奇的是那女子身後站著一個老年男僕，赫然正是他的師尊天山逸叟，形容枯槁，雙目失神！

南海漁人剛上來，見狀也是一驚，黃逸已一手推開晶壁上的暗門，搶身進去叫道：

「爺爺……」

室中的人都沒有理她，祇有那老年書生埋首枰上，也沒有抬頭看她，輕輕一揮手道：

「別吵！這局棋正在緊要關頭上，這個動劫打贏了，我可以勝四子！」

金蒲孤悄悄地掩了進來，見那老年書生手持黑子沉吟拈鬚，乃故意用手一指道：

「放在這個地方！」

在他的想像中那老年人一定會聞聲發難的，所以早就作了戒備，認那老人連頭都沒抬，想了一下叫道：

「對極了！這是一個倒提的殺手，一子下去，全盤都活了，還打什麼劫！」

說完將棋子落在金蒲孤所指的方位，然後伸手將一大片白棋都抓了起來，驀地一揚手，唯見一片白光，對準金蒲孤灑去。雙方的距離很近，他又是暴起發難，要不是金蒲孤早作了準備，這一著突襲是萬難躲得過去，正因為金蒲孤時時都在留心他的動作，所以白光臨體，他猛然仰身向下倒去，施展鐵板橋的功夫躲過了那片白光，唯聞遠處晶壁上一陣叮叮作響，一把白玉的棋子透牆而出！（一〇四）

女人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不過，因為大道寺先生很清楚自己的處境，所以才會寫下那樣的警告信函，希望智子小姐盡量不要離開月琴島，他的用意是在阻止自己不要叫智子小姐來東京罷了。」

加納律師聽到這兒顯得十分吃驚。「這麼說，寫那封警告信函的人是大道寺欣造本人？」

「是的。唉！想想大道寺先生也是十分可憐，他爲了壓抑自己心中的情慾，想必內心也經過一番掙扎。他原先可能是想，祇要智子小姐待在遙遠的月琴島上，他就可以抑制自己內心不正常的情感。」

「但是如果智子小姐生活在自己身邊，他既看得見她的容顏，聽得到她的聲音，還聞得到她的體香……那麼，大道寺先生可能會完全喪失理智。」

「可是，以前他曾承諾過智子小姐的母親，等智子小姐滿十八歲時，就要把她接來東京住，而且衣笠先生也一直盼望智子小姐的到來，所以大道寺先生實在沒有理由反對她來東京。因此，他祇好寫下那些警告信函，希望能通過衣笠先生讓智子小姐主動放棄來東京的念頭。」

「原來是這麼回事！他爲什麼也要寄給自己一封同樣的警告信函呢？」

「這是罪犯放布疑雲時撥用的伎倆。大道寺先生不僅寫給農笠先生和自己一封警告信函，還在智子投宿松籟莊飯店的第二天早上，在浴室的更衣鏡上寫下一些恐嚇的句子，要智子回島上去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就算大道寺欣造再怎麼喜歡智子小姐，他也祇能強自壓抑，這是他最感到苦惱的地方。」加納律師緩緩搖著頭，表情顯得十分沉痛。

「是的。每當智子小姐在他身邊的時候，他幾乎忍耐不住情慾的衝動。智子住進經堂的這些日子以來，他或許就是因為控制不住自己的衝動，所以才經常工更半夜在智子小姐的寢室外面徘徊。」

加納律師和金田一耕助很長時間不發一語，兩人祇是神情呆滯地看著前方。

加納律師開了口：

「這次事件發生的動機，我大致上已經明白了，接下來希望你能告訴我，那些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殺害的呢？首先是遊佐三郎……」

「不，最先被發現殺害的雖然是遊佐先生，可是就犯罪的順序來說，姬野東作——也就是嵐三朝，才是最先被殺害的人。」

金田一耕助從口袋裡拿出筆記本攤在桌子上。

「我就先從姬野東作開始說起。姬野東作被殺的那天上午，我正在大道寺先生的房間跟他談話。大道寺先生的房間在偏房，可以從房內俯著松籟莊飯店的寬敞庭園，甚至連桂川也看得見。那時我們正好坐在簷廊的藤椅上談話，事後我才想起來，大道寺先生當時似乎非常注意庭園那邊，而他之所以注意，是因為他看到文彥了。」

加納律師吃驚地看著金田一耕助。

「大道寺先生好像以前就不喜歡文彥的個性，因為文彥太喜歡打探別人的秘密了。」（一五〇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連城小姐怒道：「爹爹是何言語！女兒乃相府千金，怕少相當親事？人家既有前妻，不肯使女兒爲妾，亦是正理，豈有女兒清白聲名被爹爹用美人計坑陷？女兒有何顏面再生在世上！」說罷，把銀牙一咬，用力向階前槐樹下撞去。祇聽得「（足乞）」（足察）一聲響亮。連城性命好歹，且看下文。

第十五回 新詩免罪 舊好露奸

詩曰：

鸞驚一幅起愁圍，今日鸞驚免是非。

有喜有憂何變幻，總因麗句感天威。

蔣相見女兒連城剛烈不從，向階前槐樹下撞去，祇唬得他魂不附體，急命丫環飛婦向前搭救。哪知來不及了，早已頂分八片，屍橫在地，血戰塵埃。衆人見小姐如此慘死，莫不傷心墮淚，回報蔣相道：「小姐已是沒用了。」蔣相一聞此言，早已將魂魄飛散九霄，跑下階前抱住女兒屍首，放聲痛哭，道：「親兒呀！你既不顧如此，何一旦輕生？忍心捨了爲父的去了？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國鑾與通政在書房，一聞此信，俱吃驚不小。通政不能入內，便對國鑾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公子進去勸慰太師一番，不要苦壞身子。請太師出來，治弟另有話商議。」國鑾也是含著兩行眼淚，如飛趕進中堂，見妹子屍橫地下，父親哭的淚人似的，也不免陪哭一場，方叫聲：「爹爹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妹子既已死了，爹爹不必徒作此無益之悲傷壞身體。」蔣相見兒子勸他，便止住淚痕，吩咐兒子出去叫家丁制備衣衾棺木。國鑾答應，又道：「輩世兄請爹爹出去說話呢。」蔣相點頭吩咐僕婦們將小姐的屍首好好抬放中堂榻上安置。衆僕婦答應，自去料理。蔣相說罷，同國鑾出了中堂，來到書房坐下，祇是歎氣。通政向前一揖，道：「老太師著惱，門生請安。」揖畢，與國鑾對面坐定。蔣相不怪自己將事做錯了，反怪宣學乾，若允了親事，女兒不至死於非命。便道：「難慰賢契用的好計，白送我女兒一條性命。醉漢尚臥高樓，這事怎處？」

通政聽說，（足局）促不安，又生出一個毒計，道：「太師請免煩惱，小姐之死，該因宣學士不肯允親，釀成禍端。今事已如此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太師將小姐慢些殮殮，抬上樓板放下，祇於明日早朝奏他一本，說宣狀元代太師寫壽屏，好意留他吃酒，醉了不能回去，留住花園。趁著深夜無人，私進內室，闖入小姐閣中，見色迷心，強姦小姐，小姐羞忿不從。（五十三）

招魂

倪匡

我先不想去打擾他，急著去看看良辰美景說起過的怪現象，到我推開第三道門時，就進入了她們曾經到過的那個大實驗室。

那一排大抽屜，靠牆排列著，我心中不禁也有點緊張，一面向前走，一面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，輕輕拉開其中的一個來。可是，那卻是空的，並沒有一個青面獠牙、身形高大的人跳出來，自稱是高麗大將蓋蘇文。

我把空抽屜推回去，接著又打開了幾個，全是空的，正當我有點不耐煩對，忽然所到身側不遠處，有一陣鼾聲傳出來，循聲走去，清清楚楚，鼾聲是從一隻抽屜中傳出來的。

看來，並不是每一隻大抽屜中都有人睡著，不過既然有鼾聲發出，那自然有人在裡面了。

在裡面的人，是不是就是那個自以爲是李自成的瘋子？

我以極慢的動作，把抽屜拉開來，拉開一些就止。抽屜一拉開，鼾聲聽來就十分響亮，室中光線相當暗，祇聽得到聲音，和隱約可以看到一個髮如飛蓬的人頭，卻看不清臉面。

我沒有良辰美景那種自幼養成在黑暗中視物的本領，其勢又不能直接用手電筒去照射那人的面，所以我把手電筒放在背後，再著亮，那麼，電筒發出的光芒，不會直射那人的面，卻能使我看清楚那個人有臉面。

良辰美景一再用「大漢」來形容這個人，這時，我看到的雖然祇是他的頭部，但也給人以凜然大漢之感。他的頭髮又長又亂，不倫不類地胡亂紮了一個髻，卻又有許多亂髮不服規束，散落在髮髻之外。

他眉樞極濃，顴骨也很高，鼻子挺直，本來相貌應該可說神俊，可是他多半不知在做什麼惡夢，五官都緊湊在一起，面在微微顫動，額上和鼻尖上，甚至有細小的汗珠滲出來。

他發出的鼾聲，斷斷續續，十分響亮，足證他睡得極沉，如果他剛才進來，一下子就睡得那麼沉，這也未免有點不可思議。

我看了一會，再慢慢把抽屜拉開了些，看到了他的肩部分，果然肩膀很寬，是一個粗壯的大漢。

他仍然睡得很沉，我再把抽屜拉開些，一直拉到他的胸口全露出來，他胸脯有規律地起伏著。

這時候，我不禁大是躊躇——這個人睡在一隻大抽屜中，雖然行爲怪異，但如果那是他的習慣，也就有他的自由。我就這樣站在一邊觀察，是絕看不出什麼名堂來的。

怪的是這個人自以爲自己是李自成，這就必須把他弄醒才可以有進一步的資料。我先熄了電筒，然後，再把抽屜拉開了一些，伸手在抽屜的底上，拍了一下。那一下，並沒有發出多響的聲音，可是那大漢的反應之快，超乎想像之外，我手還沒有縮回來，他已經陡然坐起。他剛才還睡得那麼沉，竟可以忽然之間，動作就那麼快，站在他旁邊，真要有很大的勇氣——才能不慌忙向後退。（二十八）



「閉嘴啦！」歐嘉芝瞪了他一眼，要他噤聲。

剛剛在店門口要下車前，她就交代Gordon不要在第三者面前跟自己說話，因為她可不想被當成是個自言自語的神經病。

「老闆，人家又沒說話！」站在離歐嘉芝最近的助理，一臉委屈，以爲老闆叫自己閉嘴。

厚，你看吧！

「沒啦，我不是在說你。」

「看吧，都是你害的！歐嘉芝又賞了一個白眼給他。

Gordon 從耳從肩耳，裝了個既 sorry 又無辜的表情。

「小雅，跟我進辦公室。」

歐嘉芝喚了一個助理跟她進辦公室。

「有沒有什麼事是要我立刻決定的？」看到自己桌上有那麼多的文件，歐嘉芝不禁皺起眉頭。

「老闆，這是前幾天會計師送來的帳目，他說你看完如果有問題，再跟他聯絡。另外，這是幾間雜誌社的名片，他們都想邀你做個專訪，我拒絕不了，所以就先把他們的名片留下來了。」

有先見之明的小雅，早把要給老闆的資料一次準備齊全，分區放在她的桌上。

其實店裡的所有助理都希望老闆接受專訪，因為這麼美的「天使花嫁」，再配上這麼漂亮的設計師，名號一定會更響亮的。

「好吧，關於訪問的事，我會再考慮看看的。」歐嘉芝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動手開始處理一些文件。

「還有，今天市長夫人要帶她女兒來看婚紗，她們過年前就跟你約好時間了。」小雅再補充，她怕老闆早已經忘了。

「她們如果來了，你再內線通知我我。還有其它事情嗎？」

病了一場，歐嘉芝真的把這個約給忘

天使花嫁

陶米

了，但市長跟爸是好朋友，所以這個面子她一定得賣。

「嗯……應該沒了，啊！還有，老闆，我把去年底有關「天使花嫁」的相關報導都剪下來了，放在你的書架上，有空你可以看看。」

「天使花嫁」是她們店裡的招牌，身爲設計師也應該注意一下相關的報導才是。

「我知道了，有空我會看。」

歐嘉芝回答得很敷衍，因為她一向對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，所以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它。

「喔，那我出去忙了。」

小雅才剛走，消失一段時間的男聲，不甘寂寞地又在歐嘉芝耳邊出現。

「原來這就是天使花嫁？」

Gordon 手上拿著剛才助理說的那本剪報，在她面前翻開到某一頁，一張「天使花嫁」的大張特寫照片出現在眼前。

他不得不佩服，難怪有這麼多家雜誌社想訪問她，這件婚紗真的美得出來。

歐嘉芝挑了挑眉，不想理他。

她要開始訓練自己，以後祇要一出家門口，就不要再跟他說話，以免被人當成神經病。

「報導上面說，之前嫁入汶萊皇室的華裔小姐，也是指定要穿你設計的婚紗進禮堂耶！」

不管她搭不搭理他，他自顧自地說得很開心，反正她有耳朵，他說的，她一定會聽到的。（十三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45年
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slcj@slcjmail.com